

■笔随心动

家门口的船闸

○蔡圣昌

我居住的湖州一小区南边有个小公园,公园傍河,河是运河。

早晨,我去公园健身,时常会站在傍河的堤岸上看运河里的风景。

河很宽阔,货船穿梭往来。对岸是浮玉大桥,两个椭圆形的拉杆气势宏伟。

公园的东面,有座船闸(也有叫水闸),它横跨运河,闸和大桥连在一起。若遇到旱涝,水闸的功能就发挥出来,通过启闭水闸,调节河水落差,保证货船正常通行。

一轮朝阳升起,正悬挂在船闸的头顶,将整座船闸照得金光闪闪。船闸的棚顶呈波浪形,南边设计成船帆模样,

整座船闸就像一条乘风破浪的大船。

时常被这样的美景所叹服,河美,船美,船闸更美。

我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,见过许许多多的货船。我见得最多的是拖轮,前面一只小火轮,后面拖了十几条驳船,每一条船上就是一个家庭。

那么多的人,那么多的船,那情景似长蛇在河里缓缓游动。如今,长尾巴拖轮已经看不到了,我看到的是越来越大的驳船。它们的运载能力越来越强,有的达到几千吨的载重。而这么大的船,只需两个人操作。我亲眼目睹过,它们稳稳当当从船闸的闸孔里穿过。

站在桥上,透过晶莹剔透的玻璃窗我常常浮想联翩,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进入里面一看究竟。

有时候,兴致来了,我也乘兴去闸上的大桥走一下,倚着护栏看波澜壮阔的河水,听轰隆隆的马达声在河面上随船渐渐离去,看船舶劈波发出哗哗的水声。那些船有的满载灰色的石料朝东方驶去,有的拉着小山一般的煤炭往西边而去。

船闸非常雄伟,总有四五层楼房那么高。等我到了桥上,抬头朝顶上望去,发现她的顶尖高耸入云,“湖州船闸”四个字,如仙人手笔凌空落下一角。

站在桥上,透过晶莹剔透的玻璃窗我常常浮想联翩,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进入里面一看究竟。

去年夏季,我受湖州协作和湖州交通协作委托,要去采访一位船闸工,于是终于有了走进湖州船闸的机会。

我的采访对象陈立就在这里上班,是这里的船闸工。他带着我乘上电梯,走进5楼宽敞的船闸操作室,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船闸的心脏。我看见两台如同大象一般的庞然大物匍匐在车间里,它们是两台22千瓦的卷扬机,船闸的启闭全部依靠它们的拉力。它们平时纹丝不动,只有操作台上的主人向它发出指令,它才会缓缓地抬起巨蟒样的双臂,将船闸开启。

当然,他向我讲述了不少

与船闸有关的鲜为人知的故事,这让我不得不对眼前的庞然大物刮目相看。

他的任务就是管理船闸。他上班的第一件事情,就是带领员工对闸机作巡查:检查配电箱的开关位置是否正确,有无异味,电缆有无变化,电机电源是否充足,齿轮箱润滑是否正常。而且,每一项检查都必须做认真地工作日记。同事称赞陈立,“只要陈师傅走过柴油机跟前,听听马达的响声,就可以判断机器出了什么毛病”。

正因为有像陈立这样的工人师傅管理船闸,我们的水系才得以畅通,我们的航道才能够无阻。

○陈慈林

17年前“非典”暴发时,沈蓉是浙江省唯一往返于北京的特快列车T32/31次列车长。“非典”疫情从广州逐渐扩散至北京,沈蓉每隔4天跑一趟北京,每趟都好像逆行上战场:列车北上时旅客寥寥,返程时却客流爆满,超员甚至高达70%。列车离开北京,她带着列车员对1000多名旅客一一测温,发现体温超标的“疑似”人员,立即于车厢一角实施隔离;及时通知前方车站,请防疫部门接人消毒。为“疑似”人员服务过的列车员也同时“隔离”,直至接到解除“疑似”的通知,她们才能恢复“自由”。疫情持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,几乎每趟列车都会发现一二名“疑似”人员,也因此经常有列车员被隔离观察。万幸的是,所有疑似最终都被排除,没有一例是确诊病例。

北京疫情日趋严重,每天上班,这些才20岁出头的小姑娘们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。沈蓉说,“我心里也很害怕,特别怕传染给父母和孩子。但作为一名党员,我绝不能当逃兵”。

后来,她还向媒体反映了自己和同事受到的误解和委屈,引起了杭州市政府领导重视和关心,也获得了

社会各界理解和关怀。抗击“非典”疫情最终胜利结束,沈蓉和小伙伴们没有一人当逃兵,也无一人被感染。

此后十多年来,沈蓉先后被提升为业务指导员、车队副队长,还参与筹建了全段第一个“动车”高铁车队,先后担任总支书记、车队长。在各个岗位上,她总是把各种传染病的自身防护知识,积极向旅客广泛开展宣传。

新冠肺炎疫情暴发,虽然疫情比“非典”时要严重许多,但经受过抗击“非典”洗礼的铁路客运员工,有条不紊地面对疫情,安全完成医疗物资、复工复产专列等运输任务。

现段收入科长的沈蓉,虽不必再直接面对旅客,但仍再次逆行投入抗疫:为应对疫情带来的部分列车停开、补票收入大幅减少,严重影响单位年度目标的压力,沈蓉在“杭客大讲堂”通过视频,向全段3000多名员工宣讲一手抓疫情防控、一手抓增运增收措施。

她率团队到各次列车上调研,指导车班准确运用“站车交互机”和移动补票机,做到票款应补尽补“颗粒归仓”;针对调研中发现个别旅客在疫情期间逃票的漏洞,及时制订、完善整改措施。

■直击真相

不许踢猫

○王珍

一个倒霉的父亲,在公司被老板批评了。回家后,看到孩子在沙发上蹦来跳去,就粗暴地臭骂了孩子一顿。孩子很不爽,就朝在身边打滚撒欢的猫飞起一脚。猫逃到街上,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。司机赶紧避让,却把路边的孩子撞伤了。

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“踢猫效应”,是典型的坏情绪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。踢猫事件中的父子俩,都是欺软怕硬、欺负弱小的人,且都是一不高兴立马发作的暴脾气。基本上,会踢猫的人,都是容易对弱于自己或者等级低于自己的对象发泄不满情绪的人,也是坏情绪、坏脾气的宿主,是症状明显的传播源。

通常,人的情绪会受到环境以及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而波动。当一个人的情绪变坏时,潜意识会驱使他选择下属或无法还击的弱者发泄。受到上司或者强者情绪攻击的人又会去寻找弱于自己的出气筒。

在生活中,不少人都有一种性格缺陷,那就是容易迁怒于人。其实这样,既会让你的脾气越来越暴躁,也会伤及到无辜的一方。

有些父母一不高兴就拿孩子撒气,动辄打骂孩子。也有不少人习惯迁怒于最亲近的人,常常将自己身上的戾气、怨气、恶气,宣泄给父母、爱人。在外面受了委屈、碰到了不顺心的事,回来就给人家看脸色,没来由地胡乱发飙。以为亲人的包容、体谅和慰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。

殊不知,这种把客气当福气,毫无底线不分青红皂白的发泄,次数多了,绝对是亲情的最凶的杀手。

现代社会中,工作与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,竞争越来越激烈。这种紧张很容易导致人们情绪的不稳定,一点不如意就会使自己烦躁、愤怒起来。如果不能及时调整排解这种消极因素带给自己的负面影响,就会身不由己地加入到踢猫的队伍当中——被别人“踢”后又去“踢”别人。

在这一条由金字塔尖一直扩散到底层的愤怒传递链条中,最终的承受者



有形的网 夏水夫 摄

■微型小说

买 鞋

○熊燕君

我走进贵人鸟皮鞋专卖店,一个漂亮的女子笑着迎了上来:“您想买什么式样的鞋?”

我两眼盯着货架上的鞋问:“有凉鞋吗?”

“有,昨天下午刚到一批最新款的凉鞋。您来这边试试吧!”女子脸上一直挂着笑。

我看中了一款棕色的皮凉鞋。女子迅速取了下来,一边让我试穿,一边介绍这款鞋的优点。一问价格,580元。我说太贵了,我平时穿二三百元价位的鞋。

女子脸上的笑容骤减:“一分价一分货,这是今年的最新款。”

这时,我的手机响了。

“请问是赵老师吗?”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。

“是的,您是哪位?”“我

是某杂志的李编辑,您的小说《桃花开杏花败》,我们杂志社打算留用,请把您的银行账号和身份证号码发给我。”

我不禁欣喜若狂。李老师是国内某知名杂志的编辑,这杂志我投了不少小说,都石沉大海,没想这次竟然过了终审,李编辑还亲自打来电话。

“好的李老师,我正在外面买鞋,回去就给您发过去!”

挂上电话,我起身想走。那女子吃惊地望着我:

“您是作家啊!我真羡慕您,我从小就想当作家,可是没

能如愿。我现在还经常看小说呢。您平时的稿费肯定不少吧?”

我有点飘飘然:“还行

吧,如果这个中篇发表了,稿费至少得上千元。”

“这么多啊!我真羡慕您,一篇小说的稿费就上千元。这双鞋才580元钱,很适合您穿。您是大作家,肯定不在乎这点钱啦。我们加个微信吧,以后我想好好向您学习。”

经不住女子的劝,我咬咬牙,买下那双鞋。微信付钱后,我加了女子为好友。一看她的网名叫“荷塘月色”,便问:“你的真名叫什么?”

“你就改成张老板吧。”女子一脸灿烂的笑。

我的心猛地一沉,这算什么真名?

走出贵人鸟皮鞋专卖店后,我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删除键!

■书人茶话

渗透巴尔扎克生命中的咖啡

○卢江良

在世界范围内,论创作的产量,巴尔扎克未必榜上有名,他一生只活到51岁,真正创作的时间并不长,只有20年。但以创作速度而言,巴尔扎克想必是名列前茅的: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,他以惊人的毅力,创作了91部小说,塑造了2472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,合称《人间喜剧》。

巴尔扎克为何能取得这般“爆炸式”的丰收?也许,“咖啡”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
巴尔扎克这位“鹅毛笔和墨水的苦役”,平时不抽烟也不喝酒,写作时,除了纸笔之外,身边总有一把咖啡壶。据说,他每天平均要喝大约30杯黑咖啡,最高时甚至喝到50杯。不过,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夸张?在我看来,还有待人们考证。

但是,巴尔扎克嗜“浓黑有力”的咖啡如命,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连他自己都说“我不在家,就在咖啡馆;不在咖啡馆,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”,并且预言“将死于3万杯咖啡”。除此,他还在自己创作的《司汤达研究》一书封面,印上了一把咖啡壶以及一句诗:“这就是这把咖啡壶,支持我一天写16小时,最少也写12小时的文章。”

可以这么认为,没有咖啡,就没有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。而据相关资料记载,他的《赛查·皮罗多》是25岁那年没睡觉写成的,《乡村医生》更是用了72小时一口气呵成,就连那部长达几十万字的名著《高老头》也只花了短短4个月时间。很难想象,假如没有咖啡的“支撑”,他是否能完

成这么繁重的“任务”?对此,巴尔扎克也从不隐讳——“咖啡像引擎启动一样推动了他持续不断地进行写作”,并详尽描述过喝咖啡的生动过程:“咖啡泻到人的胃里,把全身都动员起来。人的思想列成纵队开路,有如三军的先锋。回忆扛着旗帜,跑步前进,率领队伍投入战斗。轻骑兵跃马上阵。逻辑犹如炮兵,带着辎重车辆和炮弹,隆隆而过。高明的见解好似狙击手,参加作战。各色人物,袍笏登场。”

应该说,咖啡成就了“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”巴尔扎克,可它又是一把双刃剑,过早地夺走了他宝贵的生命。因为喝了太多的咖啡(有人作过统计,大约5万杯),摧毁了巴尔扎克的健康,让他

的晚年患了脑炎、慢性心脏病和支气管炎。到1849年冬季,巴尔扎克的身体步入了衰竭期,翌年8月18日,他带着没完成《人间喜剧》的遗憾,将生命定格在了51岁。

成也咖啡,败也咖啡。笔者想,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,他是否还会喝那么多咖啡?但结论,似乎是肯定的。在巴尔扎克全身心投入创作前,曾一度弃文从商,但均告失败。从商的失败,使他债台高筑,只能通过大量创作赚取稿费,以偿还累累债务。如何才能确保写作期间长时间清醒?显然,唯有咖啡。这就如他自己说的,他的每本书都是由“流成了河的咖啡”帮他最后完成。

在巴尔扎克逝世171年后的今天,我们看到的是无数

萦绕于他头顶的光环。然而,通过了解他与咖啡之间的关系,让我们多少窥见了其“苦逼”的人生。可不管怎么说,他总算是一位幸运者,安徒生曾说:“光荣的荆棘路看起来像环绕着地球的一条灿烂的光带。只有幸运的人才被送到这条路上行走,才被指定为建筑那座连接上帝与人间的桥梁的、没有薪水的总工程师。”毫无疑问,巴尔扎克就是这么一位“总工程师”。

当然,我们(包括巴尔扎克自己)都需要感谢那5万杯咖啡,虽然它成了“杀死”巴尔扎克的“罪魁祸首”,但让他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卷帙浩繁的“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”;也使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粗俗的巴尔扎克,用手中的笔在世界文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。

有些父亲一不高兴就拿孩子撒气,动辄打骂孩子。也有不少人习惯迁怒于最亲近的人,常常将自己身上的戾气、怨气、恶气,宣泄给父母、爱人。在外面受了委屈、碰到了不顺心的事,回来就给人家看脸色,没来由地胡乱发飙。以为亲人的包容、体谅和慰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。

殊不知,这种把客气当福气,毫无底线不分青红皂白的发泄,次数多了,绝对是亲情的最凶的杀手。

现代社会中,工作与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,竞争越来越激烈。这种紧张很容易导致人们情绪的不稳定,一点不如意就会使自己烦躁、愤怒起来。如果不能及时调整排解这种消极因素带给自己的负面影响,就会身不由己地加入到踢猫的队伍当中——被别人“踢”后又去“踢”别人。

在这一条由金字塔尖一直扩散到底层的愤怒传递链条中,最终的承受者

其实,人的情绪就像流动的空气,是容易互相感染、互相传递的,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传递情绪链条上的一节。快乐和愤怒一样,也是可以循环传递的。所以,我们要尽量学会做好心情、好情绪的传播人,以友好的笑脸驱散怒气,以温暖的语言抚慰受伤的心,以诚恳的道歉赢得宽恕和谅解。

也许,不是谁都有能力成为恶劣情绪的扭转环节,那就努力做一个踢猫链条的终止者吧,不迁怒于人是一种很高级的涵养。愤怒的时候,做个深呼吸。烦闷的时候,多做些运动。学会收起自己的性子,不要一言不合就摔盆打碗地吓人,更不能动不动就踢猫。

踢猫是可耻的,那是欺负弱小。不许再踢猫了,万一你把猫逼到忍无可忍的死角,它反过来给你一个利爪,也够你受的。因为兔子急了还会咬人,狗急了也会跳墙哦!